

主办单位:株洲日报社
协办单位:株洲市中心医院、
株洲市二医院、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骨折就医记

段盛明

前年7月22日,天刚蒙蒙亮,我下楼时,误将两级当作一级,一脚踏空,从高处向前重重地扑倒在地。顿时,左膝盖十分疼痛,我一看,左下肢已大幅度偏向左边,无法站立。幸好老伴与女儿及时赶来,马上打120电话。

十多分钟后,株洲市中心医院救护车来了。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男医生,仔细察看我的伤情后,胸有成竹,立即将我偏向左边的下肢,用双手托着,朝我正前方扳,慢慢的、慢慢的,只听一声“咔嚓”,脱臼的膝关节,马上复位了。他又与几个人合作,抬着我上救护车。随车出诊的医生,为我及时矫正膝关节位置,先行解除了我的一大痛苦。他仁慈的神情,娴熟的技术,令我至今心存感激。

救护车飞快地向株洲市中心医院驶去,约十分钟,到了急诊科。医生为我初诊,做完各种检查后,结论是:左膝骨折,需要手术。创伤骨科刘志勤、陈侠甫两位男医生,年轻英俊,稳重热情。他们来到病床前,细心察看伤势,问我年龄以及受伤的原因。之后说,要用钢丝将摔折的两块膝盖骨接起来,并安慰说是“小手术”。交谈后,刘医生写下了400余字的“入院记录”,并有“面容急性”的话。虽已年逾古稀,可着急性格素来难改,马上被医生察觉了。

7月23日下午二时,家人推我进手术室。我第一次上手术台,面对无影灯与手术刀,心里有些胆怯。刘医生小声安慰我:放松心情,不要紧张,这让我心里有了底。不一会,由于麻醉,我很快进入了睡眠。出手术室时,已过下午五时,医护人员为我足足站立辛苦了三个多小时。刘医生走到我身边,轻声叮嘱:好好养伤。

我躺在活动床上,被家人推着回到创伤骨科。这时揭开被盖,发现左脚上下肢全被纱布包裹着。麻醉药效渐去后,痛感很重。膝盖伤口里引出一根软管,不断流着血水,积聚在塑料袋里,护士不时为我更换血水袋。每天上午八点后,医护人员准时来到病床前,为我点滴输液,指导口服药物。

7月24日,一位年轻护士揭开层纱布后,我才看到,从脚踝到脚趾全部肿大,并呈青黑色,让我惊讶。护士温和地安慰说:疼,打针服药后,浮肿与青黑色会慢慢褪去。果真其言,几天后纱布拆下,除膝盖手术处,肿胀与青黑色已大多褪去。

一周后,我伤口逐渐愈合,只是还有些肿胀。出院那天,刘医生特意赶来轻声叮嘱:按时服药,有事联系;一个月后复查。在家养伤时,我还先后两次接到刘医生的电话问候。

时光似箭,但那年骨折就医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如今,每天傍晚时分,我仍漫步于河西风光带。皎皎月光,悠悠湘水,每当路过株洲市中心医院,我总对医护人员心生敬意。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遇见中村

王朝阳

时光荏苒,转眼夏至。窗外,是层峦叠嶂的群山;眼前,是朝夕相伴的学生;心里,是万千交织的情愫。

2022年8月,我从株洲出发,历经近四小时的车程,抵达目的地——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民族学校,在这里,开启了我的支教之旅。学校坐落在罗霄山脉之下,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围墙外是一条蜿蜒流淌的洙水河,依山傍水,宛若世外桃源。

新环境,新领导,新伙伴,全新的生活,全新的开始。“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吃得惯这里的口味吗?”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和学生们一声声“老师好”,让身在异乡的我倍感温暖。

默默扎根在乡村学校的老师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坚守,看到乡村教育的希望,更让我难忘的是孩子们。中村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共一十五个教学班,三百多名学生。我所任教的四(1)班有二十九个孩子。由于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每天朝夕相处。

初见顺,高高壮壮,嗓门特大。第一次收家庭作业,发现少了几本,问谁没交,话音刚落,就听到他扯着嗓门说:“我没写。”那语气,有不屑一顾,也有大言不惭,再加上斜坐的身子,不屑的神情,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小刺头”。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个全校闻名的角色,连政教处主任都能细数他的“斑斑劣迹”。为了这个小刺头,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每日一谈”、“威逼利诱”、“戴高帽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无数次“过招”,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刺头”终于发生了转变,变成了我的“小粉丝”。我说过完这个学期就要离开了,这个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大男孩竟然哭得稀里哗啦……

班上大部分孩子比较腼腆,自信不足安静有余,上课基本不举手,回答问题声音很小,有些被叫起来半天不知道开口,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知识面也很狭窄,上课有种独角戏的感觉。但看着那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期待被关注的脸庞,我情不自禁地想为他们多做点什么。课上,我不断调整教学思路 and 教学方法,采用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时不时买些文具用品、小零食、小礼品作为奖励。课余时间,进行个别辅导,找后进生谈心、上门家访……我一直坚信,阅读自有力量。我告诉学生:“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为打造书香班级,我从建立班级图书角着手,先从家里搬来了几十本适合他们阅读的课外书,之后又发动亲友进行募捐,充实班级书柜,同时还从学校图书馆精挑细选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

短短一年时光,我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闹,陪着他们快乐地徜徉在语文的世界里。我常想,若干年后我们如能再见,又该会是怎样的模样?

从出发,到离别,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这段弥足珍贵的情,所有的记忆和美好,都将融入我的骨血,在我生命中温热流淌!

观株洲“厂BA”有感

龙建新

我第一次听到株洲“厂BA”几个字时,就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地判断:“这是株洲最好的一个活动策划,不是之一。”你可能会说,你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我给你说,还真不是因为株洲“厂BA”火出圈了,我才来蹭热度,而是我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一)

我与株洲的“厂”有特别的感情。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来株洲定居的,受聘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企业家天地》杂志社株洲记者站站长、记者。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几乎整天整天穿梭奔波在株洲的“厂”。还有,我是茶陵人,对株洲有着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再有,我曾经因为“农转非”做过一段时间的厂矿子弟,因此对“厂”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喜欢,所以干劲十足,我不但跑“厂”勤,而且写稿也勤。那时,《企业家天地》杂志上几乎每一期都有株洲“厂”领导的署名文章,或者采访报道通讯稿,最少也有株洲“厂”的消息,偶尔还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署名文章。

株洲“厂BA”不仅充分发掘了株洲以厂立市,制造名城特征,而且踩准了时代的脉搏,三年疫情,绝大多数市区群众在几十或者上百平米的斗室里打转转,憋屈得很,能够让群众最大限度的参与其中,就是当前群众所想群众所盼。

(二)

株洲“厂BA”,顾名思义,是株洲市在当地浓厚的厂矿企业篮球氛围基础上打造的一项群众篮球赛事。回溯过往,因制造而名的株洲曾经就是厂矿林立。企业联谊,以球会友,久而久之,形成独有的厂矿文化。

深厚的产业基础,赋予了株洲独特的厂矿文化,也孕育了株洲浓厚的体育氛围。株洲的老厂矿有着优良的体育传统,当年还经常有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到厂矿上班,带动了厂矿体育运动的开展。辉煌时期,株洲的厂矿球队数量达到了七八十支,被称为“篮球城”。清水塘工业区在“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后,株洲的“厂”有些淡了。今天的株洲“厂BA”火了,人们用它致敬厂矿林立的过去,也用它畅想制造名城的未来。

株洲“厂BA”火出了圈,国家和省级媒体在持续关注,本土媒体更是火力全开,赛场内外全方位关注。7月13日,又一个炸雷般的好消息——“央视要直播株洲‘厂BA’。”

(三)

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也要参与其中,为株洲“厂BA”喊几嗓子!

到体育馆看球。篮球场上,产业工人们脱下厂服,换上球服,挥汗如雨,激情四射。每一场比赛强强对抗,高潮迭起,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时,每一粒进球,每一次抢断,都牵动着观众的心,令人直呼过瘾。这是爱篮球,懂篮球的市井群众的专属。

“我不懂篮球,就是来凑热闹,看热闹的。”即使如此,也会使你不虚此行。比赛间歇时间青春靓丽的篮球宝贝韵律操表演、少年小伙子的武术表演、青春靓丽的帅哥美女的歌曲串烧,还有大型的“厂BA”毕业季音乐节,嗨嗨音乐狂欢,尤其是醴陵烟花秀,“点燃了”厂BA“夜空。赛场外,还可以参观体验“神农烟火巷”夜市和“株洲印记”厂矿文化展览。株洲“厂BA”现场精心打造了有着株洲城市文化特色的夜市:南大门、徐家桥等高度还原的老株洲地标,“炎陵黄桃”“黄金桃桃”“帝王甜瓜”“三门肉冬瓜”等本土农特产,啤酒、烧烤等夏夜标配,在株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外的广场,琳琅满目,烟火可亲,有很多市民奔着美食、活动、株洲记忆等网红打卡地而来。真心期待株洲“厂BA”越来越火,越来越旺,带动株洲各行各业一起火,一起旺。

插田肉

李文金

插田季节前后,总想回乡下去吃一顿“插田肉”,也自然想起一些有关“插田肉”的往事。

那是一个春雨如丝丝不尽的漫长梅雨时节。天刚放晴,村民们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都要出门下地去干农活。

一场春雨,把开满金黄色油菜花的田垄浸泡在水里。一清早,住在我家隔壁的周木炎队长扛着锄头去田里开沟排水,干田晒完,油菜花才能结籽壮实。上屋场桂叔叔一前一后拿起锄头就往坝基上跑,到水塘边去查看,要塞眼眶堵水口,防止队里养的鱼往水圳里跑。趁着草籽田里灌满了水,犁把老把式乃秋哥一早就从牛栏里牵出水牯牛套上牛轱,扛着水犁铁把,趁着牛去犁田倒草,沤肥做田。

人勤地不懒。待春暖回温,有丰富育种经验的桂全叔便忙着从禾桶里种谷取水,在秧田里播种育秧。文达哥领着一群青壮年男劳力挑粪下田施肥,在水田里搭泥巴作田埂。钱英嫂、富英嫂一群女人们则忙着在水田边挖地挖坑,栽种高粱玉米,在各自的屋前屋后种瓜种豆。村子里几乎没有人闲着,清闲只在铁河边放牛放鸭,开伙吼在水圳里捉鱼翻泥鳅,婆婆奶奶们在家里喂猪做饭,浆洗衣衫。

自春节过后,乡下人还没有闻到一点肉腥味,餐餐都是萝卜青菜,米汤淘饭,吃得人人都是口吐清水、饥肠辘辘,个个都是面黄肌瘦。乡下人都在盼望春耕插田,一年的春荒不接就要熬到尽头。在插田这日,为迎接开犁春耕,播种插秧,以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家家户户都要蒸一盒红彤彤、油汪汪的米粉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插田肉”和盐鸭蛋。俗话说:“大人望插田,娃娃盼过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猪肉要凭票供应。春耕伊始,公社肉食品站就要组织送猪肉下乡,支援农村春耕生产。掌灯时分,我娘用簸箕装两升(竹筒做的量米筒,一升为一斤)长谷糯米和两升晚稻糯米(有糯性的农垦五八米)。双手左右旋转簸箕,上下反复颠簸,在煤油灯下,仔细抹出夹杂在米里面的沙子、糠头。我把石磨清扫干净,搬来一条长板凳,把米簸箕放在板凳上。娘倒一些糯米在石磨上,一手推着石磨,一手把米一点点抹入石磨圆孔内,细白的糯米粉源源不断地从上下石磨缝中溢出,像雪花一

这么近,那么远

朱洁

市两级拨款,群众自发捐资,深口子又把这座陪伴了他们上千年的古庙重新修复好。

我曾在不少本地作者的文章里读到过伏波庙,本以为是那是一座悠久的古寺,又或是青少年红色文化的教育之地,总而言之,我认为一个地方一旦成为文物,就需要保护,和人们便有了些距离,不想伏波庙离深口人的生活这么近。

马援将军的雕像前,站着几位老人。他们压的压腿,吊的吊嗓子,似乎和这里浑然一体。庙前长石梯的滑道上,一个小女孩正在玩“滑滑梯”的游戏,她那年轻的父亲就站在“滑梯”的下面,带着笑意看着她。那滑道十分之光滑,也许20年前,滑道上的孩子也有这位父亲。

老人、父亲、女孩,马援、毛泽东、古庙……历史的经纬在此交汇,一切仿佛凝固,一切又如俯瞰之下的漓江,滚滚向前……

(三)

离开伏波庙,我们还去了松西子玉米基地、王家洲村等地。

松西子玉米地之间,是一条不宽也不窄的乡村公路。那种延伸而上,被大片玉米地包裹的美感,让我想到了新近播出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我佩服导演辛爽的美学,更没想到原来在我们株洲,也有如此美景。

过两天就是儿童节了,所以在这条路的中央,围聚着一些孩童和家长。孩子们丝毫没有受到我们这些外人的打扰,他们沉着地在一条长长的画布上画下心中的美景,留下自信的微笑。

在王家洲村,听著名画家萧萧老师说,这里将建乡村美术馆,我的心顿不为一颤。

是啊,我也曾是一名美术生。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湘西。我深信,一个人最初的审美教育来自家乡的山水人文。所以,闭塞的湘西走出了沈从文、黄永玉,沱江流过的小县城成了中国画家密度很高的画乡。只是,这些年随着旅游的开发、城市化的进程,各地的特色逐渐统一,寻找当地最本土、最自在的瞬间仿若成了难事。

“这么近”的深口却能感动我。伏波广场晨练的老人、伏波庙前的滑梯父女、玉米地旁作画的孩童……他们自由自在,自由自得,很风情,很生动,很“深口”。如果一名画者来此,我想这里除了故事和美景,还有更多风情瞬间可以打动他们。

2023年5月末的一天,我在深口找到一份有别城市浮华和单一的趣味和宁静……